

# 地緣政治 與 美中競逐

從經濟及軍事實力來看，  
中共即將與美國在世界上並列前茅。  
處在美國、中共兩隻較勁的大象間，除了小心謹慎，  
臺灣又該如何跳出自己的圓舞曲？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左）與印度總理莫迪（右）。  
（Photo credit: narendramodofficial, <https://www.flickr.com/photos/narendramodofficial/28917624003/in/dateposted>）

# 日印兩國 避險中共的印度太平洋戰略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系副教授 林賢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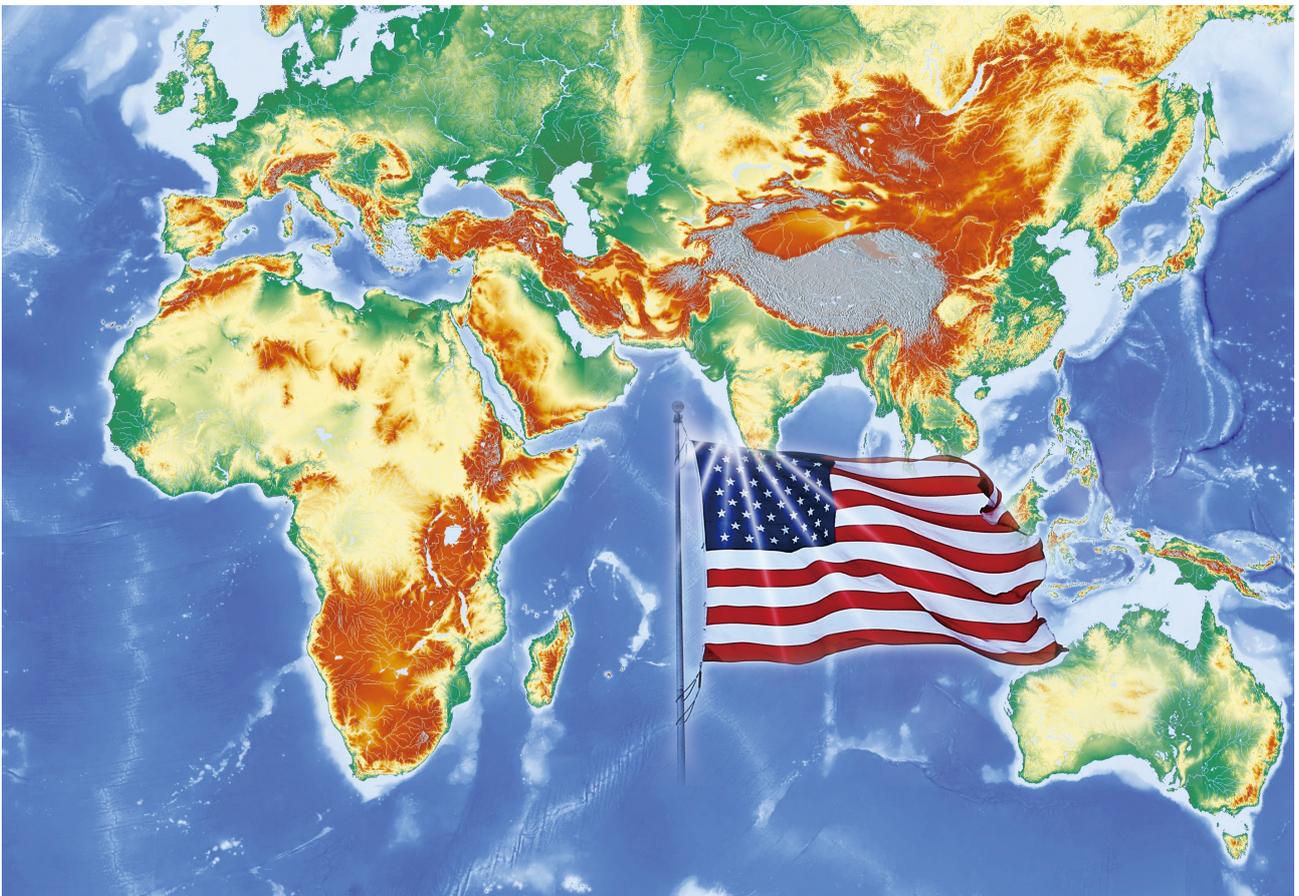
川普於去（2017）年11月首次出訪亞洲期間，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讓「印度太平洋」的地緣政治學概念頓時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

## 川普拋出新地緣戰略概念： 印度太平洋

美國總統川普於去年 11 月進行就任以來的第 1 次亞洲行，在訪問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大陸後，出席在越南舉辦的亞太經合會議，以及在菲律賓舉行的東亞峰會。川普於期間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舉行會談，確認兩國將主導建構印太區域的自由與開放，並採取以下三項措施：（1）法治與航行自由等基本價值的普及與生根；（2）透過區域「連結性」（connectivity）的提升，以追求經濟繁榮；（3）支援相關國家的海洋執法能力建構，以確保海洋安全與穩定。

12 月 18 日，美國發表 2017 年版《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報告，批評中共利用經濟或軍事的威脅利誘以屈服他國，並且積極致力於南海島礁的軍事據點化，企圖限制美國進入印太區域。該戰略強調，為因應中共的挑戰，美國將增加與日本、澳洲、印度等國的合作。不過，由於川普的決策風格，導致美國對外政策的不確定性升高，其印太戰略之虛實仍有待觀察。

從戰略角度來看，印太概念受到重視，最大原因在於中共與印度的崛起。追求發展海權強國的中共，企圖由南海穿越麻六



美國批評中共利用經濟或軍事的威脅利誘以屈服他國，企圖限制美國進入印太區域。

甲海峽進入印度洋，或者是由雲南穿越泰國、緬甸，分別進入安達曼海、孟加拉灣以連結印度洋，串聯成為商船隊或海軍艦隊的「珍珠鏈」(string of pearls)中繼基地，威脅到印度在印度洋的影響力、甚至國防安全。相對於此，印度提出「東進政策」(Act East policy)，積極挺進西太平洋。其次，從經濟角度來看，印度洋連結西太平洋海域，是全球貿易不可或缺的經濟大動脈，其穩定關係到印太區域經濟發展。其中，位於印度洋西岸、連接紅海和亞丁灣的曼達布海峽與進出波斯灣的荷姆茲海峽，以及位於印度洋東岸、連結西太平洋(南海)的麻六甲海峽、巽他海峽、龍目海峽、望加錫海峽等，都是全球能源與貿易海洋運輸的咽喉要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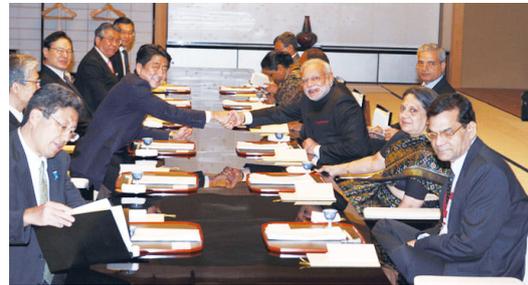
## 日印建構特別戰略性全球夥伴關係

2010年以來，中共持續快速擴大軍備，對外姿態日益獨斷專行，壓縮日印兩國的戰略空間。具體而言，中共海空軍頻繁地擴大在西太平洋活動空間，不但在東海壓縮日本防衛的戰略空間，在南海島礁上建構軍事據點化，甚至挺進印度洋，在沿岸建構可提供其船艦停泊的中繼基地，足以對日本連結中東波斯灣海洋運輸線構成威脅，也對印度形成包圍態勢，升高日印兩國對中共崛起的警戒心。

2014年8月底，印度首相莫迪以日本為其上任後出訪南亞區域外國家之首站，與安倍發表將日印提升為「特別戰略性全球夥伴關係」之共同聲明，表明將繼續深



印太區域是全球能源與貿易海洋運輸的咽喉要道。(Photo credit: Google Map)



日印建構特別戰略性全球夥伴關係，往來頻繁。（左：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右：印度總理莫迪）（Photo credit: narendramodofficial, <https://www.flickr.com/photos/narendramodofficial/22801000568/in/dateposted/>; <https://www.flickr.com/photos/narendramodofficial/15099220931/in/dateposted/>）

化兩國外長、國防部長、國安顧問間的戰略對話，以及兩國外交與國防次長聯席會議（2+2 會議）；其次，在經濟合作方面，雙方提出「日印投資促進夥伴關係」概念，雙方設定在今後五年內，將日本對印度直接投資總額以及日本企業投資印度家數增加一倍的目標，為此，日本政府將提供包括政府開發援助（ODA）在內約 3.5 兆日圓的官民投融資，以協助印度民生基礎設施、特別是印度本土連結東北地區之基礎設施相關投、融資，而印度將積極改善包括稅制與金融管制等相關行政措施的投資環境。由此可知，新時代的日印關係發展，不僅著眼於安全防衛戰略層面的發展，也包括經貿投資層面的經濟夥伴關係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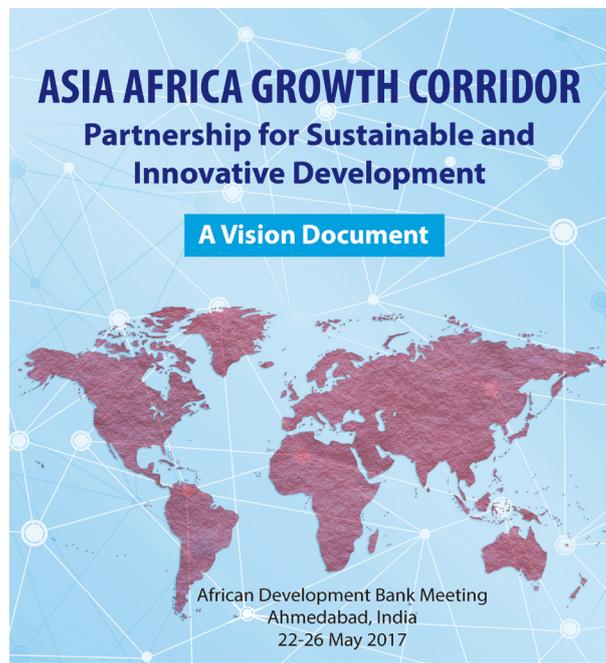
2015 年 12 月，安倍赴印度訪問，與莫迪發表《日印願景 2025》共同聲明，表明日印兩國將共同致力於印太區域的和平與繁榮，揭開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新時代。在安全防衛領域方面，安倍與莫迪簽署日

印兩國《防衛裝配品技術移轉協定》與《秘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進一步穩固雙方的戰略與防衛合作關係，並且承諾要採取確保印太及更廣泛區域的和平、開放、依據規範的秩序，以及遵守和平解決紛爭、民主與法治、開放的國際貿易體制、航行與飛航自由等原則；除了日印兩國海軍自 2012 年以來每年定期實施共同訓練之外，莫迪邀請日本繼續參與美印兩國定期海軍聯合演習「馬拉巴爾」（Malabar）。其次，安倍與莫迪為提升與強化印度國內、以及印度與周邊國家間的連結，將致力於讓印度的東進政策與日本的「高品質基礎建設夥伴關係」（Partnership for Quality Infrastructure）政策構想發揮共振的效果。該構想是安倍於 2015 年 5 月發表，表明日本將與各國政府、亞洲開發銀行（ADB）等國際機關合作，在今後五年內提供亞洲地區總額約一千一百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

## 日印共同推動「亞非成長走廊」

2016年8月，安倍晉三在第6屆「非洲開發會議」（TICAD）發表演說，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構想，強調亞洲與非洲兩個大陸、印度洋與太平洋兩個大洋將是掌握國際社會穩定與繁榮的關鍵，期待提升介於印太兩洋的亞洲與非洲的連結性，使其成為帶動成長與繁榮的經濟大動脈。11月間莫迪訪日，與安倍達成將日本的印太戰略與印度的東進政策相結合的共識，強調日印兩國共同主導印太區域的繁榮與穩定，以及與國際社會合作以促進亞洲與非洲的產業走廊與網絡之開發。11日發表的日印共同聲明，勾勒出日印兩國將推動「亞洲與非洲成長走廊」（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 AAGC）建設之構想。2017年5月，非洲開發銀行（AfDB）首度移師在印度召開年度大會，莫迪在開會致詞時表示，印度將與美日等國合作以協助非洲開發，並發表日印兩國將共同推動總額達四百億美元，從東南亞到非洲沿線建構產業基礎設施的AAGC構想。

在此會議期間，相關政府智庫發表AAGC願景文件指出，將透過高品質的基礎設施整備，把非洲與印度、南亞、東南亞、東亞、大洋洲等地區加以連結，以改善非洲經濟，而其重點在於人力資源開發與基礎設施整備等發展經濟的能力建構，以及擴大亞非兩洲的製造業基地與貿易。AAGC是日印兩國將日本的經濟力與技術力，結合印度連結亞洲與非洲的地緣政經優勢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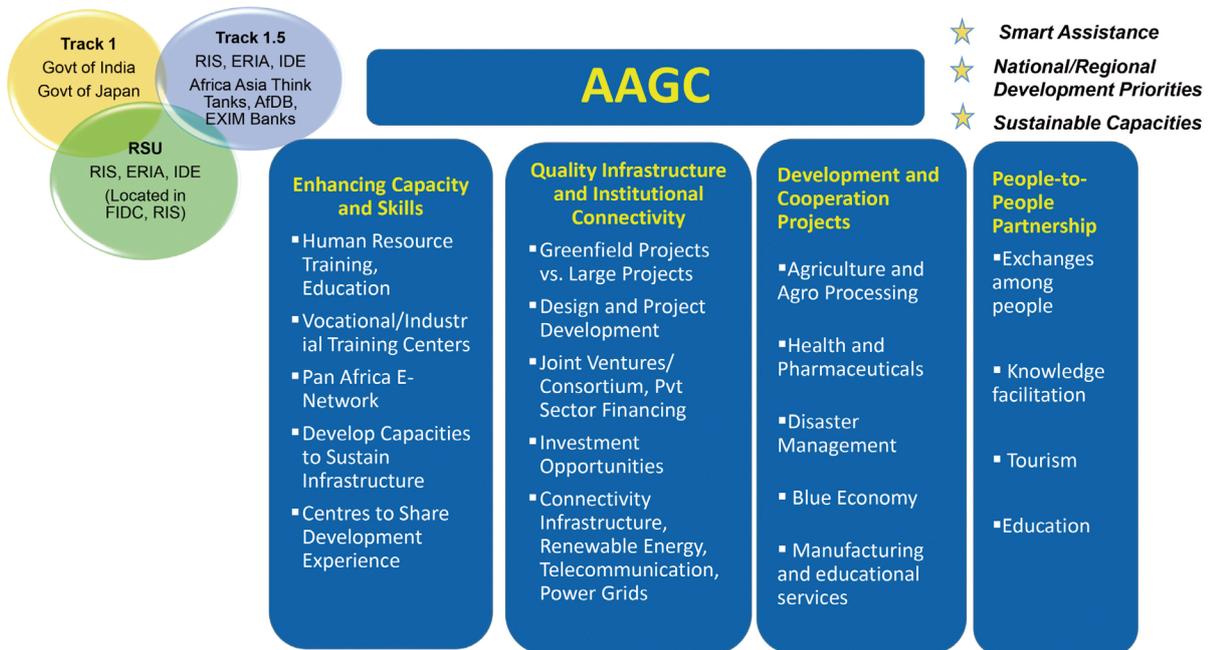


研擬的政策構想，從其發表的時機、內容、以及涉及的地理範圍來看，顯然是為亞非地區新興國家提供整備基礎設施的另一選項，對日印兩國而言，在經濟貿易領域上，可以與中共主導的「一帶一路」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競逐亞非區域基礎建設大餅，在政治外交領域上，可以稀釋中共藉由基礎設施投資而取得對沿線國家的影響力。

## 結語

日印兩國合作建構印太戰略，具有戰略與經濟的意涵。新世紀以來的日印關係，初期著眼於兩國經貿合作，以及相互支持、

Figure 1: Elements of Asia Africa Growth Corridor



Source: Conceptual model developed from Track 1.5 discussions on AAGC.

由相關政府智庫發表的 AAGC 願景文件指出，「亞洲與非洲成長走廊」包括四個主要組成部分：能力和技能的提高、高品質基礎設施和機構連接、發展與合作專案、人與人的夥伴關係等。（Source: Asia Africa Growth Corridor Vision Document, <http://www.eria.org/news-and-views/eria-attends-africa-development-bank-group-meetings>）

爭取成為改革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但是，隨著中共對外獨斷專橫姿態日益明顯，特別是中共企圖在印太沿岸建構船艦中繼基地，威脅到日印兩國在印太的海洋安全，因而促使以經貿合作為主軸的日印關係，開始將強化以中共為對象的安全與防衛戰略合作，做為日印關係發展的另一項主軸。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日印兩國的目的在於避險（Hedging）中共，而不是單純地「平衡」（Balance）。近期日印兩國不約而同地摸索與中共改善關係，企圖透過

對中共「交往」（Engagement），以活絡日「中」、印「中」經濟關係，畢竟中國大陸的龐大市場與豐沛資金，是印度發展成為經濟大國，以及日本經濟擺脫「失去二十年」夢魘所不可或缺的對象。因此，筆者認為，日印兩國並非單純地採取平衡措施，而是結合平衡與交往的避險戰略，當中共對外交態趨向獨斷專橫時，日印兩國的對應措施就傾向平衡的硬避險，當中共態度柔軟趨向協調時，日印的對應措施就傾向交往的軟避險。



# 美國川普政府亞太戰略分析—— 劍指中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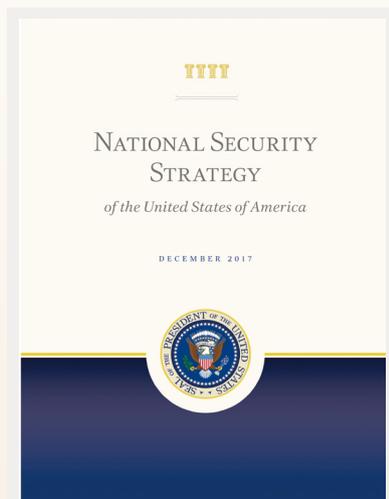
■ 美國波士頓大學政治學博士、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胡聲平

美國川普政府上任已近一年半，其國家安全戰略設計的全貌也日益明確。從其 2017 年 12 月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觀察，這份揭櫫美國優先的戰略報告，內含四項主軸，分別為捍衛人民與國土、促進美國繁榮、以實力維護和平、擴大美國影響力。換言之，川普政府「美國優先」的意涵，乃從經濟面入手重新壯大美國國力，以鞏固美國霸主地位。為達此一目標，在亞太區域方面，美「中」雙邊貿易中被川普認為占盡便宜的中國大陸成為主要開刀對象。

## 美國亞太戰略的理論分析

國際關係理論具有提供分析架構與指引之作用，幫助我們在複雜多變的現實國際政治中了解真相，不流於新聞式之評論。從理論而言，川普政府的戰略設計有其西方深厚的學術理論依據。根據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系教授—金德柏格（Charles Kindleberger）的觀點，國際體系中之霸權國家可以提供商品、市場、資金與安全等公共財，並懲罰破壞規則者，故而維繫了國際體系穩定，此即為「霸權穩定論」。然而，一旦霸權國家衰落，崛起強權與霸權國家實力接近時，崛起強權便可能意圖改變現存國際體系之財富與權力分配結構，並進而與霸權國家產生衝突，戰爭隨之發生，這便是以《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作者修昔底德命名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在《霸權興衰史》一書中指出，大國



美國 2017 年版《國家安全戰略》。  
（Sourc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new-e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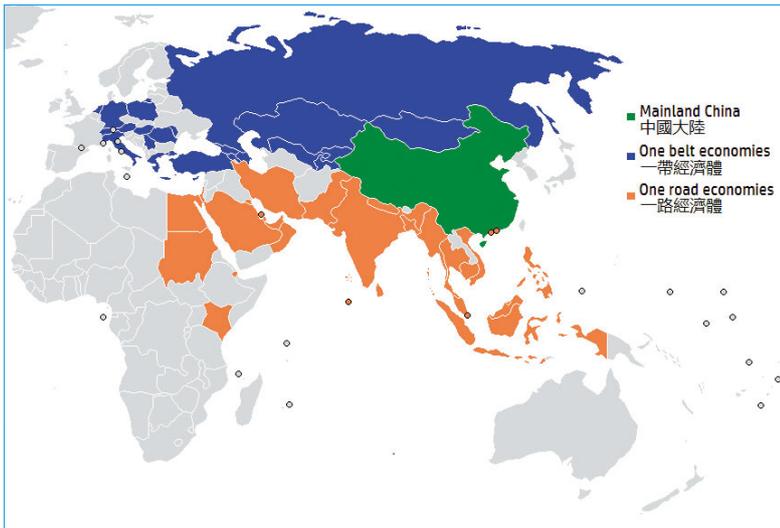
必須有可使國家不斷發展的經濟基礎。從近代史來看，西方國家在過去將近五百年的時間裡成為世界的支配力量，其基礎就是強大經濟力量。總體而言，經濟實力是決定霸主地位的根本因素，軍事實力亦具關鍵性，地理因素也有其作用。

上述兩位學者的觀點與川普的國安戰略設計的關聯是：美國政府驚覺美國政學界於 1990 年代提出的「中國威脅論」已惡夢成真，中國大陸已具備挑戰美國霸權的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一部最早的學者式歷史作品，「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源自書中對雅典和斯巴達「不可調和」矛盾的記述，後引申為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間無法調和的矛盾。

經濟與軍事實力，而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更在地緣戰略上於東南亞、南亞及東歐地區嚴重威脅美國的國家利益，並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所稱的「修正主義強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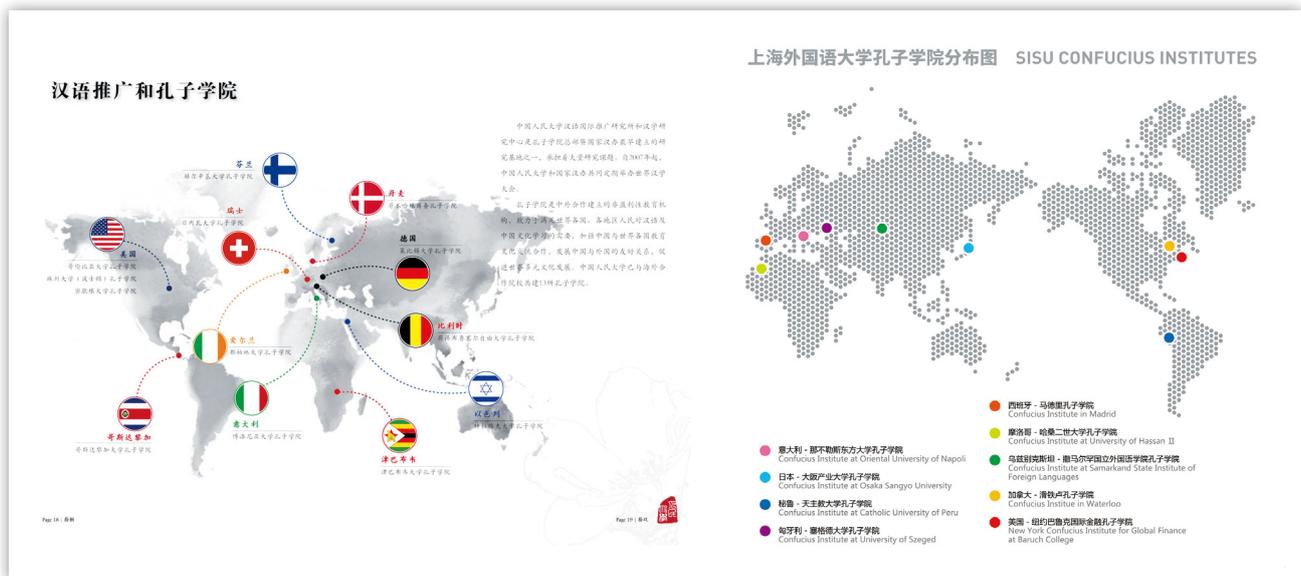
中國大陸推動的一帶一路分別指的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此圖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體，在地緣戰略上嚴重威脅美國的國家利益。(Photo credit: Tart,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One\\_Belt\\_One\\_Road.png](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One_Belt_One_Road.png))

## 美國亞太戰略的外部政策考量

從美國成為世界霸權的歷史軌跡觀察，美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在 1895 年成為世界第一，接著美國和德國聯手逐步消解了英國經濟霸權；其後在教育科技方面急起直追，建立美國優勢，消除了英國霸權的重要實力基礎；隨後建立海軍優勢，迫使英國簽約承認美英海軍力量對等，進而取得海上霸權；最後是在二戰後建立布列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奪取了經貿及金融霸權；同時，美國利用反對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獨立運動，澈底瓦解英國的全球殖民霸權。易言之，美國在取得世界霸權歷經六個階段，一是在國內生產毛額取



美國取得世界霸權的六階段



中國大陸運用銳實力，以文化、經貿等方式來推銷中國價值，在全球大規模興建孔子學院就是其手段之一。（圖片來源：中國人民大學，<http://io.ruc.edu.cn/school/displaynews.php?id=1002844>；上海外國語大學，<http://www.shisu.edu.cn/global/confucius-institutes>）

得世界第一；二是消解原有霸權國英國的經濟優勢；三是深植科技實力以厚植霸權基礎；四是在軍事上取得優勢；五是建立有利於自身的經貿及金融體系；最後則是在全球範圍內澈底瓦解英國霸權。

以古鑑今，從美國的歷史經驗來看中國大陸，吾人可發現，首先，截至2017年，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方面已達美國的60%，許多國際機構預估最慢在2026年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若以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計算，中國大陸早在2014年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其次，自1990年代起的近二十餘年間，中國大陸扮演世界工廠的角色，在相當程度上化解了美國的經濟優勢；第三，中國大陸已設定「2025中國製造」目標，大力提升其科技實力；第四，中國大

陸自1990年代以降，除少數幾年外，其國防經費均是二位數之成長，其軍事力量已在西太平洋地區取得與美軍勢均力敵的態勢甚至享有局部優勢；第五，中國大陸為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創設亞投行，並積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在一帶一路各國推行以人民幣進行國際貿易清算，即在逐步建構有利於中國大陸的國際經貿及金融體系；最後，中國大陸在全球範圍內運用銳實力（sharp power），利用民主國家體制上的脆弱性，以文化、經貿等各種強制手段來推銷中國價值，並貶抑美國引以為傲的自由民主體制及資本主義制度。

因此，川普在其國安戰略中，除了將中國大陸視為「修正主義強權」外，在政策層面，則是在經貿上採取壓迫式談判策略，自2018年3月起對中國大陸採取一連

串的嚴厲措施，例如對中國大陸國營的中興通訊電子零組件禁售令，並在 2018 年 5 月由美財長率團赴陸談判，提出包括減少對美逆差 2,000 億美元等多項要求。雙方雖曾一度達成暫停貿易戰的協議，然美國政府又於 6 月下旬考慮對大陸加碼 2,000 億美

元的關稅，大陸商務部表示將以「等價」反擊，未來美中齟齬仍難避免。總體而言，美國川普政府的一切作為，均意在打擊中國大陸經濟及科技發展，延緩中國崛起的速度。此外，美國推出「印太戰略」以抵銷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美國政界及學界



美國推出「印太戰略」抵銷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此圖為戰略區域示意圖。

並已逐步針對中國大陸在美國以孔子學院來推展其「銳實力」進行反制。

## 美國亞太戰略的內部政策考量

在內部考量上，川普當然是著眼於期中選舉勝選與競選連任。與歷史上存在的霸權相比，美國應稱得上是「善霸」，因為美國對他國沒有領土野心；同時在二次大戰後，為了貫徹其對共產政權的圍堵政策，開放國內市場給同盟國家，冷戰結束後更形塑「華盛頓共識」推動經濟全球化。然而，後冷戰時期的經濟全球化，固然使得美國的跨國公司得以在全球進行最有利的生產資源配置，但亦造成美國製造業外移，中西部各州中下階層白人生活困頓，這便是川普崛起並當選總統的背景。

是以川普「美國優先」政策的第一要務，便是為中西部的中下階層選民創造工作機會，這亦是川普以低企業稅賦政策吸引海外美商回流的原因。這種內部考量反映在川普政府的對外政策上，則是美國不願再承擔「善霸」的角色，不願再無償提供公共財，故而他就任第一天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並在經貿談判上改採雙邊談判方式，利用美國優勢地位壓迫小國，取得更大的經貿利益。

川普退出 TPP 並不是美國政府在二戰後第一次食言而肥，美國在戰後建立的布列頓森林體系採取金本位制度，固定美金與黃金的兌換率，但 1960 年代中後期美國大量印製美元以支持越戰，造成美元泛濫，美國黃金儲備不足以支撐金本位制，故尼克森政府便在 1971 年單方宣布廢除金本位制；至於川普政府要求同盟國家承擔更多美軍駐紮各國的軍費支出，這在 1960 年代甘迺迪政府亦曾做過。

## 對臺灣的啟示

總之，在中國大陸快速崛起的情況下，美國川普政府的政策是以國內優先，在戰略及政策上優先提振美國國內經濟，打壓並減緩中國大陸崛起的速度，且暫時從「善霸」此一提供公共財的角色上退卻；在此情況下，恐不能過度依靠美國。此外，美國南加大韓裔美籍學者康燦雄（David C. Kang）在 2017 年 10 月出版《美國大戰略》一書中指出，東亞區域內中國大陸的鄰國並未組成聯盟去制衡中國大陸，反而選擇與美中同時交好的策略，此一現象完全違反國際關係權力平衡理論的預期。臺灣下一步棋該如何走，實須審慎思量。

# 虛實之間：

## 大談判新時代下的美「中」 戰略競爭與對臺灣的影響



■ 新竹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組長 陳國暉  
臺灣經濟研究院二所助理研究員 林家逸

川普發起的「貿易戰」，表面上看似美「中」貿易逆差，造成美「中」兩強的貿易紛爭，不過，深層意涵卻是現有強權與新興強權的戰略競爭，臺灣必須審慎以對，避免成為美「中」兩強利益交換的籌碼。

### 美「中」戰略競爭

「新時代」是華府與北京的共同語言，但是，川普與習近平卻各自賦予不同的戰略意涵，對川普而言，「新時代」代表「美國優先」的時代。首先華府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大陸為修正型的強權，企圖挑戰華府的價值與利益，美國將強化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以確保美國創新生態系統的優勢，同時，強調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的重要成分，未來要以優

勢的軍事、經濟與政治實力，確保美國在全球的戰略利益；另一方面，華府的《國防戰略報告》清楚將中國大陸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確定美「中」兩強的競爭格局。

接著，習近平在 19 大的政治報告中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對北京當局而言，「新時代」不只象徵著國家發展進入下一個階段，更要積極對外展現中國特色與風格，其中，透過「中國



## PILLAR I

##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HOMELAND, AND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We will defend our country, protect our communities,  
and put the safet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firs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 JULY 2017

Thi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begins with the determination to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and American interests. Americans have long recognized the benefits of an interconnected world, where information and commerce flow freely. Engaging with the world, however, does not mean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abandon its rights and duties as a sovereign state or compromise its security. Openness also imposes costs, since adversaries exploit our free and democratic system to harm the United States.

North Korea seeks the capability to kill millions of Americans with nuclear weapons. Iran supports terrorist groups and openly calls for our destruction. Jihadist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such as ISIS and al-Qa'ida are determined to attack the United States and radicalize Americans with their hateful ideology. Non-state actors undermine social order through drug and human trafficking networks, which they use to commit violent crimes and kill thousands of American each year.

Adversaries target sources of American strength, including our democratic system and our econ-

omy. They steal and exploit 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personal data, interfere in our political processes, target our aviation and maritime sectors, and hold ou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t risk. All of these actions threaten the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Reestablishing lawful control of our borders is a first step toward protecting the American homeland and strengthening American sovereignty.

We must prevent nuclear, chemical, radiological, and biological attacks, block terrorists from reaching our homeland, reduce drug and human trafficking, and protect ou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We must also deter, disrupt, and defeat potential threats before they reach the United States. We will target jihadist terrorists and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t their source and dismantle their networks of support.

We must also take steps to respond quickl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in the event of natural disaster or attack on our homeland. We must build a culture of preparedness and resilience across our governmental function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s.



## PILLAR II

## PROMOTE AMERICAN PROSPERITY

*"Economic security is national security."*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 NOVEMBER 2017

A strong economy protects the American people, supports our way of life, and sustains American power. American workers thrive when they are free to innovate, develop and access our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and operate in markets free from excessive regulations and unfair foreign trade practices. A growing and innovative economy allows the United States to maintain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ilitary and protect our homeland.

We must rebuild our economic strength and restore confidence 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model. Over decades, American factories, companies, and jobs moved overseas. After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doubt replaced confidence. Risk-aversion and regulations replaced invest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recovery produced anemic growth in real earnings for American workers. The U.S. trade deficit grew as a result of several factors, including unfair trading practices.

For 70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has embraced a strategy premised on the belief that leadership of a stabl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rooted in American principles of reciprocity, free markets, and free trade served our economic and security interests. Working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he United States led the creation of a group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other economic forums that established equitable rules and built instruments to stabilize the interna-

tional economy and remove the points of friction that had contributed to two world wars.

That economic system continues to serve our interests, but it must be reformed to help American workers prosper, protect our innovation, and reflect the principles upon which that system was founded. Trading partner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an do more to address trade imbalances and adhere to and enforce the rules of the order.

Today, American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are challenged by an economic competition playing out in a broader strategic context. The United States helped expand the liberal economic trading system to countries that did not share our values, in the hopes that these states would liberalize thei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ractices and provide commensurate benefits to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 shows that these countries distorted and undermined key economic institutions without undertaking significant reform of their economies or politics. They espouse free trade rhetoric and exploit its benefits, but only adhere selectively to the rules and agreements.

We welcome all economic relationships rooted in fairness, reciprocity, and faithful adherence to the rules. Those who join this pursuit will be our closest economic partners. Bu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 longer turn a blind eye to violations, cheating, or economic aggression. We must work with like-

美國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明確指出以美國優先，並強調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Sourc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new-era>)

製造 2025」的部署，打造具競爭力的製造業，帶領中國大陸往製造強國之路邁進，再透過「一帶一路」的戰略布局，提高「紅色供應鏈」在海外市場的占有率與能見度，不只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同時，延伸北京的影響力。

為了確保「兩個百年大計」能夠順利實現，北京當局積極主張建構「新型大國關係」，爭取穩定的戰略發展空間，避免直接與美國對撞，不過，川普的「美國優先」卻將北京視為「戰略競爭對手」，並明確指出要以軍事、經濟與政治實力來確

保美國利益，其中，透過「貿易戰」干擾、抵銷，甚至箝制中國大陸的「中國製造 2025」，更是主要手段。

### 不只是貿易戰 更是地緣戰略競爭

川普發起的「貿易戰」，表面上看似美「中」貿易逆差，造成美「中」兩強的貿易紛爭，但是，華府卻將目標鎖定北京的頂層戰略「中國製造 2025」。美國商務部長羅斯 (Wilbur Ross) 明確指出，「中國製造 2025 是個可怕的計畫」，白宮貿易顧問納瓦洛 (Peter Navarro) 也警告，

「中國製造 2025，可能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威脅」，華府官員一系列將「中國製造 2025」議題「國安化」的發言，引起北京當局的戒心。

就地理上來看，「一帶一路」貫穿歐、亞大陸，其中，「海上絲綢之路」更與美國的「印太戰略」重疊，「一帶一路」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環節，而「中國製造 2025」是支撐、引領北京「一帶一路」戰略的主要驅動引擎，因此，打擊「中國製造 2025」就等於打擊「一帶一路」，打

擊「一帶一路」就等於打擊習近平的全球戰略布局，也就等於要粉碎「中國夢」的實現，對此，北京學者趙錫軍明確指出，「限制中國製造 2025，無法答應」，向華府傳達北京無法退讓的底線。

### 對臺灣的影響

依據美國貿易代表署特別 301 調查結果，美國將就銷往美國價值 500 億美元的產品課徵 25% 的關稅，並且直接鎖定被「中國製造 2025」列為戰略性產業的項目，包

### 「一帶一路」路線圖



「一帶一路」貫穿歐、亞大陸，其中，「海上絲綢之路」更與美國的「印太戰略」重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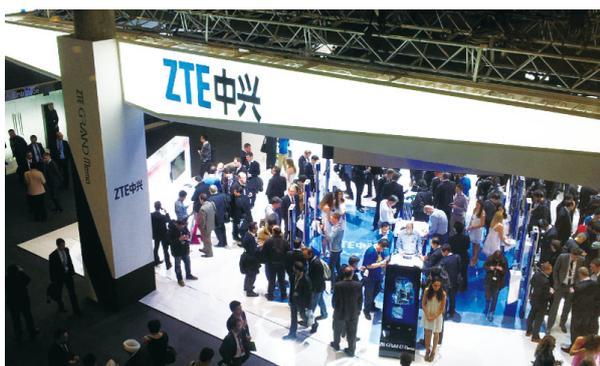
括：資通訊、機械與航太等，企圖干擾、箝制「中國製造 2025」的進度。

接下來，華府宣布禁止美國企業向中興出售零組件，由於中興通訊關鍵性零組件 100% 仰賴美國，華府的禁令瞬間使中興通訊的業務停擺，另一方面，宣布啟動對華為違反伊朗制裁措施的調查，而北京受到這一連串措施的刺激之後，也啟動課徵農產品進口關稅作為反制，貿易戰一觸即發。

除此之外，「中國製造 2025」設定在 2025 年以前要達成晶片自製率 70% 的目標，

不過，現階段中國大陸無論是關鍵技術，或者是零組件都處於受制於人的階段，甚至缺少關鍵技術人才，因此，北京除了持續提供低廉的資金，鼓勵企業「走出去」收購海外的指標企業，並且透過商業間諜的手段，竊取關鍵技術與專利，甚至採取挖角等方式，確保目標順利實現。

由於「中國製造 2025」受到華府的干擾與箝制，北京當局積極轉向瞄準臺灣的半導體技術與人才，同時，加快引導「中」資企業將經營重心轉移到新興市場，例如



美國聯邦參議院於 2018.6.18 以 85 票贊同、10 票反對通過恢復對中興通訊 (ZTE) 的制裁。(Photo credit: Conxa Roda, <https://www.flickr.com/photos/25730976@N06/8514275716>; United States Senate, [https://www.senate.gov/legislative/LIS/roll\\_call\\_lists/roll\\_call\\_vote\\_cfm.cfm?congress=115&session=2&vote=0128#top](https://www.senate.gov/legislative/LIS/roll_call_lists/roll_call_vote_cfm.cfm?congress=115&session=2&vote=0128#top))

#### Section 880—Defending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This section would provide that, not later than January 1, 2021, no government agency may procure or obtain, nor extend or renew a contract to procure or obtain, nor enter into a contract with an entity that uses covered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or services with any covered entity. This section would define covered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or services as that:

(1) produced by Huawei Technologies Company or ZTE Corporation (or any subsidiary or affiliate of either company);

(2)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provided by an entity using such equipment; or

(3)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or services produced or provided by an entity that the head of an agency believes to be owned or controlled by, or otherwise connected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section would require the head of an agency to submit to the specified committees a plan to phase in the prohibition in this section, including with respect to the "white label" problem. This section would also permit the head of an agency to provide an additional 2-year waiver if he determines it is appropriate to allow an entity to terminate its use of covered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and he can demonstrate certain other conditions have been met. Additionally, the head of an agency would be permitted, subject to the receipt of a written assurance concerning any future use of Huawei or ZTE Corporation components, to permit an entity to continue to use components through the end of their reasonable life-cycle, if the component cannot be used to route or direct data traffic or provide visibility into any data or packets transmitted or manipulated by such components.

This section would further require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DNI),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Director of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nd the Secretaries of State, Homeland Security and Defense, to produce a report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risks posed by use of technology produced by Huawei and ZTE technology, especially pertaining to evidence of malicious software or hardware that enables unauthorized network access. The DNI would further be required to develop a plan to share such report with U.S. allies, partners, and U.S. cleared defense contractor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 providers. The Director would also be required to ensure an unclassified version of the report is available for U.S. allies and partners, and well as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that do not have access to classified information.

In an April 12, 2018, Hous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hearing,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stated with respect to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produced by companies linked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mely Huawei and ZTE, that he does "not think that's wise" for the Department to allow equipment manufactured and maintained by those companies to be a part of its supply chain.

The committee is also aware that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in an April 17, 2018, meeting voted unanimously to approve a proposed rule that would deny Universal Service Fund support to purchase equipment or services from companies posing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to the integrity of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or the communications supply chain. The commission specifically cited the risks posed by Huawei and ZTE in the 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和中國副總理劉鶴於 6/4 結束最新一輪談判，以無結果告終。（Photo credit: VOA,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us-china-latest-trade-talks-end-with-no-agreement-20180604/4423679.html>）

南亞與東南亞等，此舉，不只衝擊我國的經濟安全，更將造成「一帶一路」與「新南向政策」在該區域的激烈碰撞，抵銷我國「新南向政策」的執行成效，甚至降低區域的戰略穩定性。

## 美「中」大談判時代

從歷史的經驗來看，新興強權的崛起過程，將會挑戰現有強權所打造的國際制度與秩序，而現有強權也會針對崛起的新興強權採取相應措施，鞏固其霸權地位，

因此，綜合國力不斷提升的中國大陸，被華府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這是歷史的必然。

美「中」兩強的戰略競爭看似難以迴避，不過，川普的「美國優先」是以利益為核心，如同，川普說過的「萬事皆可談判」（Everything is negotiable），未來，只要是對美國有利的，華府將會持續透過「競爭」來施加壓力，爭取「談判」的空間，實現美國利益。

對美國而言，在高舉「美國優先」的新時代，美國總統川普的目標是要透過「競爭」來迫使北京上談判桌，並且在談判桌上施壓北京讓步，並非要與中國大陸進行全面且長期的對抗。

對北京而言，型塑有助於實現「中國夢」的穩定戰略環境，是對外關係的重中之重，因此，中國大陸持續倡議「建構新型大國關係」的主張，對於美國一系列的針對性措施，保持高度的「戰略耐心」，除了清楚傳達中國大陸「核心利益」不能交換的底線之外，更派出高層級的代表前往華府進行磋商，顯示，中國大陸也認知到，除了核心利益之外，其餘領域也可以透過談判來找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

## 結論

臺灣位處東亞戰略要衝，地理位置重要，對臺灣而言，雖然美「中」兩強競爭有助於提升臺灣的戰略地位與價值，不過，在美「中」大談判時代的來臨，臺灣要清楚自己的角色與定位，避免成為美「中」利益交換的籌碼，近期美國學者藍普頓（David Lampton）就警告，「川普的印太戰略，臺灣已經成為被考慮的議題，這點讓人擔憂」，我國必須審慎應對美「中」大談判時代的挑戰。